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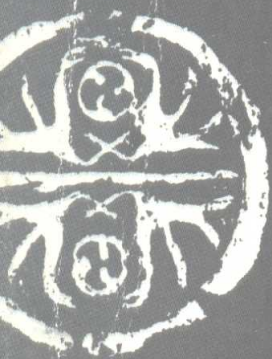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文化词义

G D W H C Y J L B K

集类辨考

黄金贵 著

SHANGHAI JIAOYU
CHUBANSHE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集类辨考

GUDAI
WENHUA CIYI
JILEI
BIANKAO

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

黃金貴
著

化詞
黃金
出版
永福
印張
教 1-
G·30

(沪)新登字107号

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

黄金贵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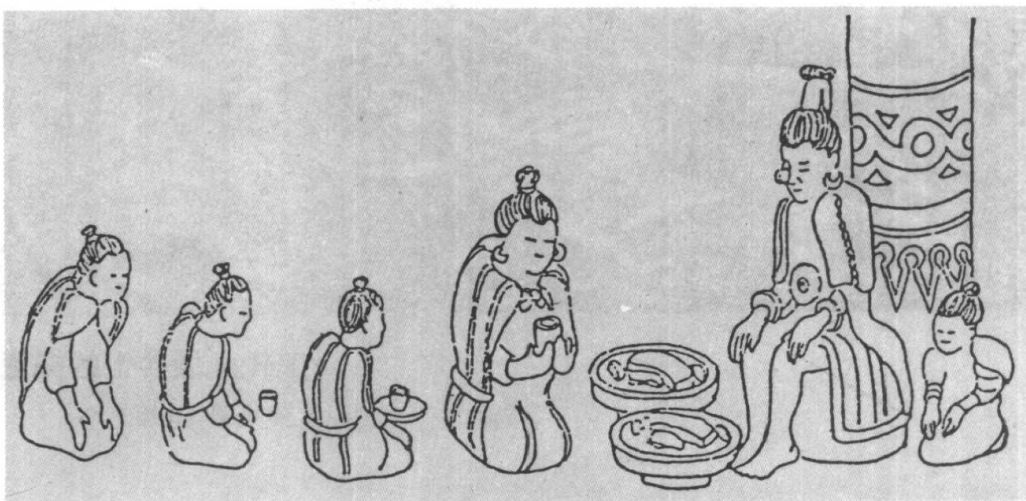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 1/32印张50.5插页8字数1,162,000

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,300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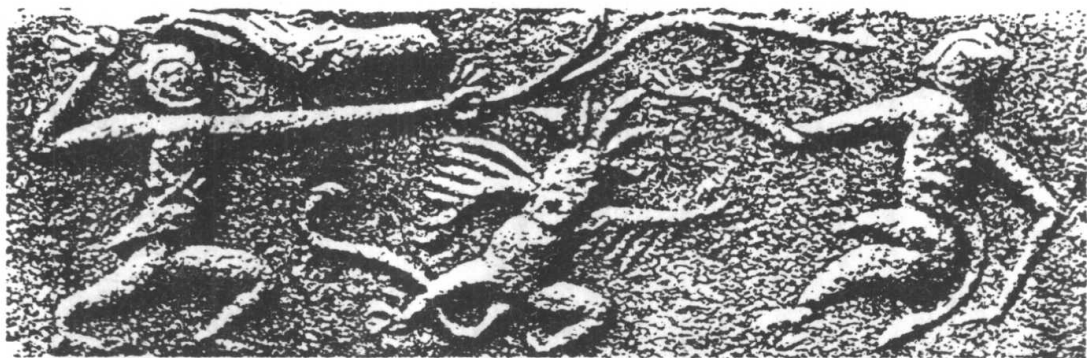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0-2121-7/G·3050 定价:(精)60.00元



晋宁石寨山 12 号墓贮贝器上尸祭图像(局部)
(参见第 40 篇)

汉代贮贝器上的原始织布图
(参见第 52 篇)





汉代画像砖上的构鹰图

(参见第 79 篇)



古代画像砖上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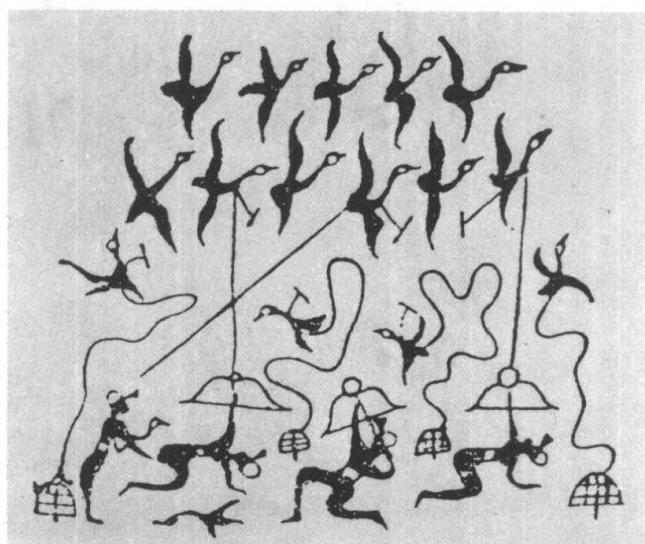
弋射图

(参见第 81 篇)

战国铜壶上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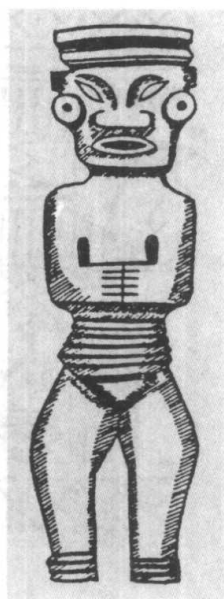
弋射图

(参见第 81 篇)



西周裸体玉人

(参见第 144 篇)



汉代画像石上的庖厨图

(参见第 155 篇)

战国中期墓出土的

彩绘杂佩木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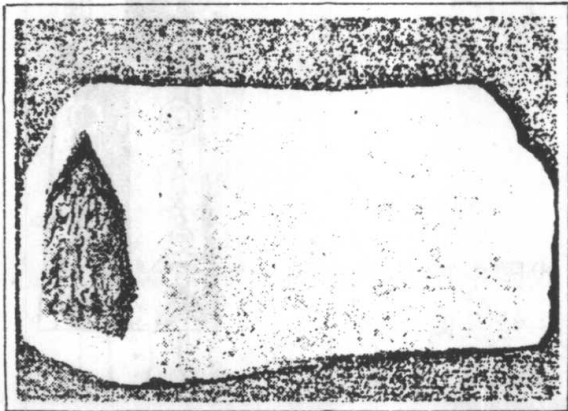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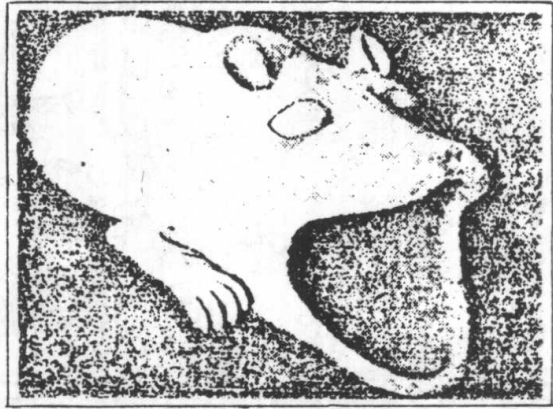
(参见第 152 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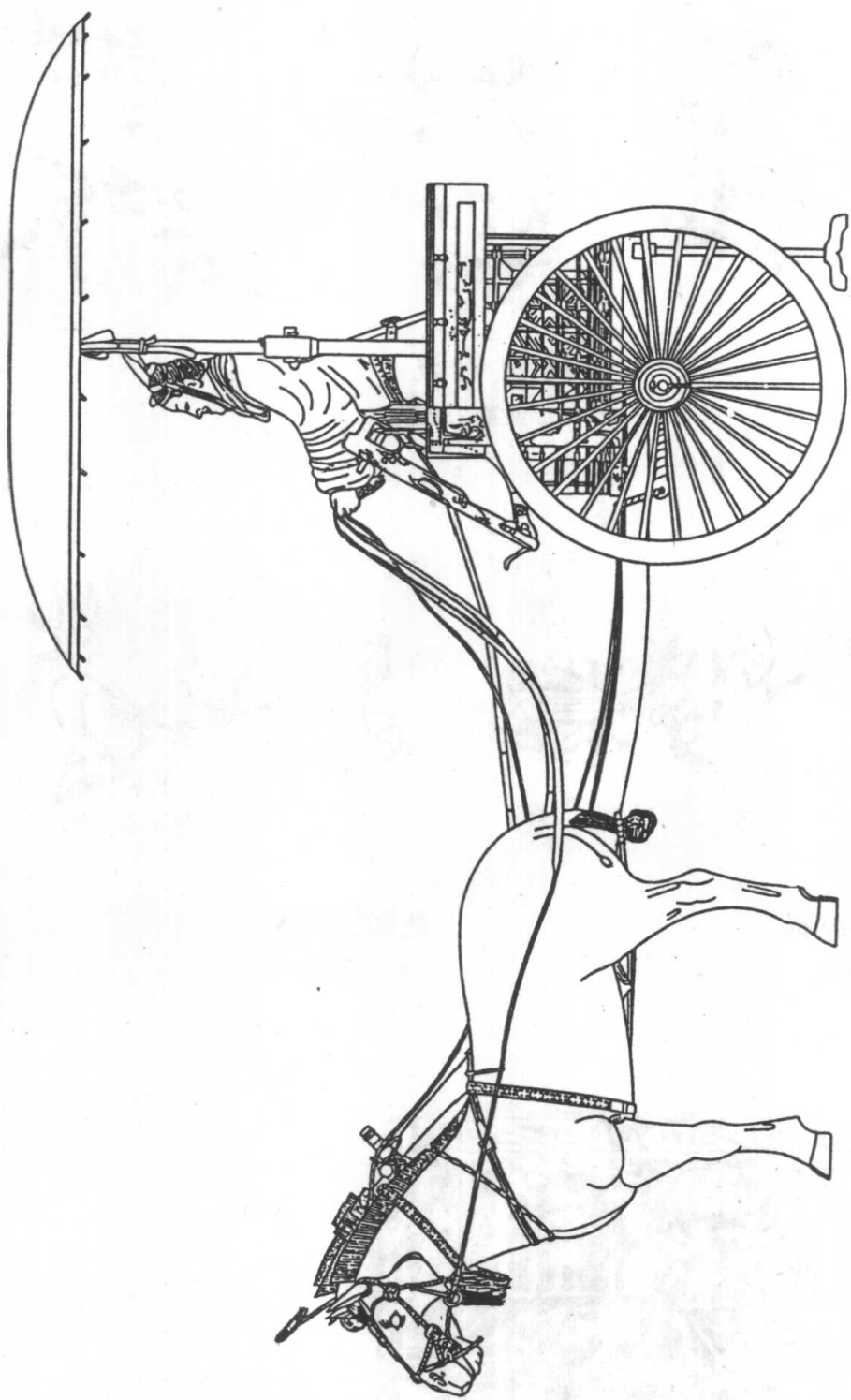


汉代画像砖上的
《对饮阙》图
(参见第 202 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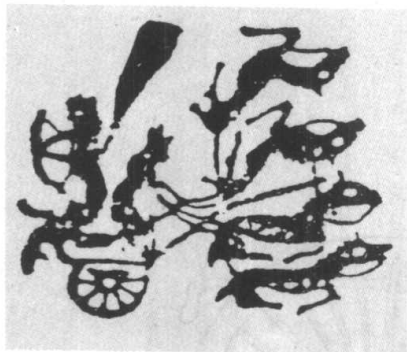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
陶制排水管
(参见第 221 篇)



陕西西安汉长安出土
陶制排水管
(参见第 221 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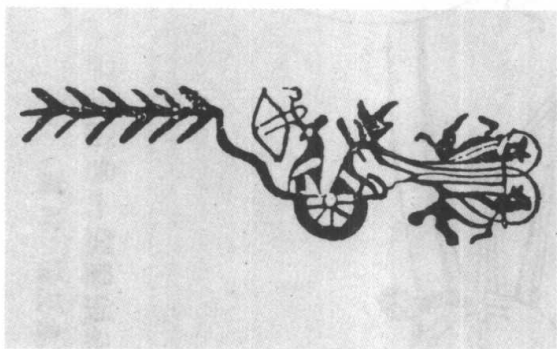
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
(参见第 236 篇)



战国铜壶
(参见第 237 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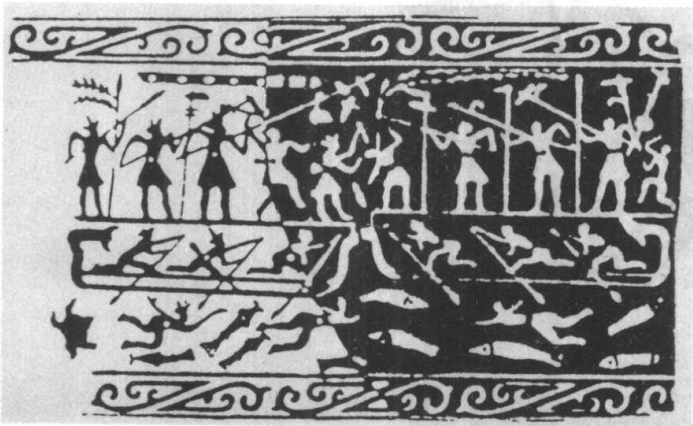
战国铜洗
(参见第 237 篇)



战国车马猎纹鑑
(参见第 237 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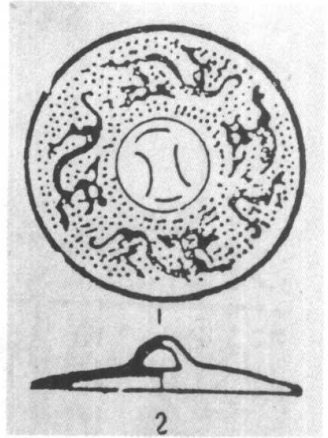
战国铜器残片
(参见第 237 篇)



成都百花潭出土
水陆攻战纹壶(局部)
(参见第 247 篇)



上村岭 1052 号虢国墓出土阳燧
(参见第 249 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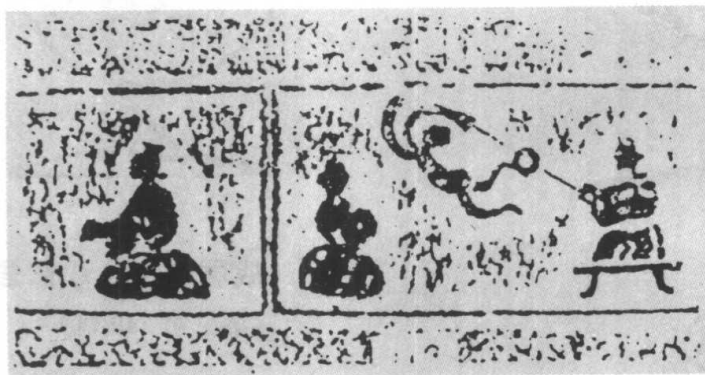
战国墓出土小阳燧
(参见第 249 篇)



春秋战国墓出土的擎灯铜人
(参见第 250 篇)



汉代画像石上的《蹴鞠图》
(参见第 260 篇)



河南登封少室石阙画像石《蹴鞠图》
(参见第 260 篇)

四川新津崖墓六博图
(参见第 262 篇)



自序

传统训诂学如何继承与发展？如何建立科学的现代训诂学？这是众多的语言学者一直在孜孜探索的课题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文化诸学科研究的繁荣，这古老学科的“破旧创新”就更为迫切。现在，蔚为大观的古代口语词、近代汉语词汇的训释与研究，正在日益填补传统训诂的空白；琳琅满目的对传统训诂之专题、专书、专人的理论总结与探讨，正在不断揭开古老“小学”扑朔迷离的面纱。这是当今训诂领域两股可喜的时代浪潮。

然而，探索还要继续。

首先是训释对象问题。古代口语词、近代汉语词汇方面的训释成果表明：这方面是现代训诂的新领域、新路径。但如果以为唯此才是当今训诂的坦途，以为传统训诂从毛、郑至段、王“高峰”，已硕果累累，后人只要用科学语言理论去总结、提高就行，这就不甚妥当了。根据语言反映文化的不平衡性，作为全部词语总和的词汇，可分两类：有不同程度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和无特定文化意义的通义词语。前者是语言反映文化的集中体现，其数量远过于后者，二者至少是2:1。传统训诂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了通经致用而对两类词语兼训并诂，总体上达到了语言与文化的朴素结合。但是，由于时代局限，恰恰是它对文化词语训释的成绩，远不及通义词语，其中失诂、浑诂、偏诂、误诂者尤多；即便是正诂，也往往语焉不详，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。这可以从古文字、历史、文化史等领域对文化词语不少精彩的训释成果得

FF74/10

到证明。而在当今语言训诂的本体领域，虽然曾出现了如姜亮夫《楚辞通故》、顾学颉等《元曲释词》之类对包括文化词语在内的词汇全面训诂的精湛力作，但由于“纯语言”研究的影响，较多的训释，往往排除那个“2”（文化词语），只训那个“1”（通义词语），即唯训张相所谓的“语辞”，一涉文化，辄视为旁骛。结果出现诸如文化义失训、文化义与通用义互讹、脱离历史变化训文化义、避难就易、强生新解等等弊病，也造成方法上的简单化，往往将训诂变成仅是搜集、比较词语文例求其“公约数”的模式。同时，对传统训诂之专题、专书、专人的理论研究，也因常常撇开那个“2”，遂难于有新的突破。由此可见，对文化词语的训释，是传统训诂没有解决、当今训诂更为忽视的重要方面，因而也是当今对传统训诂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；无论是文言书面词语，还是口语词、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，都应当高度重视并努力创造大量的文化词语的训释成果。如果从文化语言学看，其重要性更为清楚：在语义训诂领域，文化语言学必须以文化词语为研究对象，它的发展与文化词语训释的成绩互为因果。

方法论是对传统训诂继承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。若干年来，不少学者总结了以形训、义训、声训为中心的传统训诂方法以为今用，这是必要的。但现代训诂在方法上也需创新发展。有一个基本的训诂方法——“系统辨考”词义的方法，至今未为人张目。盖训诂的中心任务是训释语义（词义）。由实践而知，凡是正确的训释，其义必是独特的“这一个”；纵向观，是该词本义引申义网络中的一目；横向观，是该义的同义、类义群体中的一员；整体观，则是纵横两种系统交叉的坐标点。现在，纵向的单体系统已为人熟识，但横向的群体系统却未为人措意；从未有人将同义词辨析列入训诂的基本方法。其实，传统训诂已见此端倪：训诂发轫之典《尔雅》及尔后的雅系之属，将词义分类

并按同义、类义隶列，决非偶然，从中正可窥见古人从系统训义的踪影。然而，《尔雅》等长于求同，短于辨异（当然其“同”亦颇不纯）。更遗憾的是，这种“短长”之比一直延续至清代大家乃至当今的训诂。影响所及，现在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几乎没有比段，王时代有实质性的突破（现代汉语稍好）。流行的辨析多是不顾词义的系统性，人为地将二、三同义词归为一组，以整个词（不以一个义项）为单位，分项述说诸词“本义不同、引申义不同、语源不同、语法功能不同、感情色彩不同”之类，至于相同义中的不同，则几乎是零；若汇聚一定数量的同义词组，则纯是笔划或音序的数量组合，不能形成义类的网络。这样的辨析，对于语义训诂自然是不急之务。实践证明，同义词，是具有不同“义象”（理性意义或附加意义的同中之异）、共同表示一个义位（词义）系统的词群。每个多义词的每个义位，原则上都可以有自己的同义伙伴；整个词汇，可以构成以义位为基准、横向组合的分类词汇系统。因此，要准确训释某义，一定要为初训义找出其同义词群，将它置于同义词的系统中，予以辨析考察，从而确定“坐标点”，获知其准确的“义象”，规正义解，训释才最后告成。这一操作过程，无论是文言词的解诂，词典的列义，口语词、近代汉语词汇新义的抉发，均当有之，概莫能外。可以设想，如果坚持运用“系统辨考”的方法，那么，目前一些大型语文词典、口语词和近代汉语词汇训释中的模糊浑义的通病，也许不会像现在一样严重，而且还可发现、纠正一些误诂、偏诂。毋庸置疑，从纵横两种系统训义，特别是通过同义词系统辨考词义的方法，正是对传统训诂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。当然，若训释文化词语，方法更为复杂，必须在方法论上进一步作新的探索。可惜，在这方面，迄今的训诂学研究更未引起重视。

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。对传统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、现代训

诂学的建立,必须通过训诂实践不断探索。本书,就是个人试图系统辨考文化词语的小小实践。书中每一个同义词组按一个义位列入主要同义词,从2个至16个不等,平均一组5个;先简证其同,然后用文化语言学 and 系统辨考的方法,从书证、实证着力训释诸词的“同中之异”。训释中,按其难易轻重主次的不同,辨之证之释之考之。若干同义词组(篇)有机联系构成一个文化物类(也即按每一物类文化结构来配组立目)。全书凡262组(篇),分系八大物类,辨释1306个词(词义),考正词义400余条。以其将古代文化词作为训释对象,分类、分组辨析考释文化词义,故名曰《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》。

本书筭路蓝缕,加之学殖陋薄和其他种种原因,无论辨考词义的力度,发掘文化内涵的深度,组类结构的系统性等方面,自感均未臻完善,只是一块引玉之砖。我希望由此引出一串串璀璨的美玉:

古代文化词语的分类训释与研究:农业词语、军事词语、刑法词语、称谓词语,等等。在口俗语、近代汉语词汇中的断代或通代的文化词语训释与研究。从而结合通义词语的训释与研究,编写新《尔雅》——通义词的同义词典,文化词的同义、类义词典。

对传统训诂的文化词语训释成果与方法的研究:辞书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至清代的注疏;文化专著《齐民要术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通艺录》等;文献注从毛传郑笺至《周礼正义》;重要学者方以智、程瑶田、阮元等。

由此可以产生断代或通代的词汇史、名物训诂史、现代训诂学;扩展关于汉语词汇学、历史语义学、文化语言学等各种新的理论研究。

等等。总之,古代文化词语的训释与研究,是对传统训诂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,是现代训诂的广阔天地。它将使语

言研究中实现语言与文化相结合，语言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相结合，语言与多学科交叉，为文化史和社会科学诸学科研究服务，不再是纸上的宣言，渺茫的展望，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
古代口语词、近代汉语词语的训释与研究，古代文化词语的训释与研究，这是全面研究汉语词汇史、建立现代训诂学的两翼，不可缺一。让我们大展两翼，飞向训诂学的春天！

(本序论证可参阅附录一〈论古代文化词语及其训释〉)

黄金贵

于杭州大学伏雪斋，

一九九二年七月。

例 言

一、本书在同义词和文化史的系统**中**辨考词义。全书1306个词，构成262组同义词(偶有类义词、相关词)，每组成为一篇辨考文章；若干意义相关的篇章汇成一个物类，全书八大类。故每组(篇)既自成系统，又是某个文化类系统的有机部分。

二、每篇以一个词义为基准，列入该词义主要的同义词。若辨考中涉及其他有关词，其尤重要者也列入条目，前冠以“○”识之，故“○”后词非该条同义词。所列词，以常见字为正体，凡文献有见的异体字、通假字，一般在该词后加括号列出。

三、每篇立“【同义】”，征引文献训诂材料证诸词一义之同；有时为避免复等原因，就不列文献材料而径表其同义点。

四、每篇立“【辨释】”，从文化与语言两端辨析考释诸词一义中理性意义或附加意义之异。此为每篇重点。从实际出发，其易者略之，难者辨之，尤难者考之，以说明“是什么”与“为什么”。一般不涉一词所辨义之外的引申义；但有时为论证，或古籍阅读的需要，也适当顾及。

五、无证不言，证皆有据。其文献证均按今校本、善本逐条检核。文化史证、考古文物证采自文化史、考古文物文献，择要在篇末“参考文献”中列出，阅者自可查证并继续研索。若有参考现代的语言论著，参考论著、资料，一般是正面利用者，也择要列出。至于经、史、子、集作品及其注疏诸文献材料，自是每篇研究、取证的对象，概不赘列。

六、引证格式、术语“各从其主”。书面文献证，一遵大型